

海上记忆

老上海禁毒往事

■ 孙建伟

“烟若毒，烟毒若蛇”

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受毒品之害尤为深重。

从上海进口的鸦片居全国各口岸之首，上海成为鸦片交易及集散中心。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已遍布1700多家大小烟馆。20世纪初，上海的鸦片店多于米铺，烟馆多于饭馆。“上海烟馆甲于天下，铺设雅洁，茗碗、灯盘，无不精巧。眠云阁其最著也。窗牖挂落，雕镂极工。他如南诚信、北诚信以轩敞胜，醉乐居、永恒昌以酒肴两便胜……午夜两市，竟同潮汐依时而来，人气烟香，迷蒙似雾……烟若毒，烟毒若蛇，杀人如麻……”这是清代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的一段话。“甲天下”这个词很震撼，当时的上海，竟然以烟烟闻名，禁毒迫在眉睫。

上海卜内门公司(今四川中路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所在办公楼，公司以生产纯碱和化肥为主)创办人、英商李德立支持中国民族复兴，竭力主张禁绝鸦片。在1908年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上，他提出一年或更短时间内关闭租界全部烟馆。美国牧师迈尔斯也呼吁：如果烟土行继续经营的话，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永远沉沦了。而工部局的方案是分期关闭，视情再论。直到1909年上海召开万国禁烟大会后，工部局才迫于不断加大的舆论压力，颇不情愿地关闭了租界内烟馆。然而，紧接着出现了更荒唐的一幕：小鸦片商无法卖掉存货，反而被几个鸦片巨头包圆，搞出一个很有实力的“上海烟土联社”。

1908年后，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公共租界中原有营业执照的烟馆纷纷打烊，却被低等和地下烟馆“燕子窝”“花烟间”找到了生存空间。八仙桥一带的“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周边中华里、宝裕里、宝兴里等“脱颖而出”，那些生活条件较差却又追求感官刺激的草根阶层成为支撑这个行业的“铁杆”。当然，真正使法租界烟毒猖獗的实力人物还是公董局、军阀和青帮黑社会。经“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曝光的郑协记、三兴等30余家烟土行受到公董局的庇护，也是因为忌惮他们与黑社会扯不断的关系。

官黑沆瀣，禁烟常成笑话

1916年8月中旬某日，下午1时许，上海地方检察厅、监督公所、护军使署、市政当局和江海关等相关机构派出人员，加上《字林西报》记者齐聚海关码头。在他们的监督下，江海关工作人员指挥搬运工将查缉的烟土扛上在此等候的海关巡逻艇“流星号”，把烟土装在舱底，舱板漆印封固，水手佩枪执守。然后，众人登上巡逻艇，驶向吴淞口外黄浦江、长江、东海三水相汇的深水区域，把打烟土绑上坠重石块丢入水中沉底。类似作业分批进行，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

1919年1月17日，在社会各界代表的关注下，又举行焚土大会，浦东陆家嘴的一座汽塔在朔风中燃起团团浓烟，刺鼻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连续烧了三天三夜。接着，江海关先后几次在汽塔焚烧烟土，吗啡、可卡

1955年后20年左右的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统计表中，“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肆虐上海的百年沉痾——烟毒终于成为历史。

但在此之前，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受毒品之害尤为深重。从上海进口的鸦片居全国各口岸之首。这里，曾经是鸦片交易及集散中心。



2006年6月23日，上海集中销毁之前几年缴获的海洛因、冰毒、摇头丸、大麻等毒品共计400多公斤。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因和海洛因。

上海的禁烟禁烟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因“官(方)黑(社会)沆瀣”，浩大的声势常常成为笑话。

1925年4月底，法租界与杜月笙谈判，法方提出对方支付3.5万元“封口费”，允许他们开五个鸦片商店和一个仓库，但杜坚持在十天试营业后再付。6月初，双方达成协议，杜承诺营业三个月后一次性付给法方14万元，而后每月付给8万元，一箱鸦片从卸货到仓库250元，一个烟月付500元。

从此，三鑫公司的鸦片运货车牌号事先交给法租界警方，法租界警务首脑费沃利月人毒品利润回扣2%。杜月笙则当上了公董局董董。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双赢”。久而久之，警务系统渐渐被毒品交易渗透。后来，杜月笙甚至还成了上海禁烟委员会委员。他的核心帮会成员也进入禁烟管理圈。禁烟真的成了一个笑话。

一场大张旗鼓的禁烟禁毒运动

对毒品深恶痛绝的上海市民以极大的动力展开禁烟运动。1934年11月开始对瘾君子强行登记，已经挂号而未登记的，处以50到300元法币罚款。翌年，登记力度加大，不主动登记者将可能坐牢。1936年，由三家具有戒毒资质的医院对大约1.6万瘾者实行强制戒毒，直至获得戒烟执照，6个月后再行复查。

1934年2月，当局宣布“新生活运动”，其中包括了禁烟“六年计划”，通过注册和发给许可证逐渐减少鸦片吸食者，1940年前禁绝鸦片吸食者。

上海市警察局发起了一场检举烈性毒品的群众运动。宣传、调查和缉捕三条线同时进行。海报、传单、广播、电影、报纸广告、演讲动员、教育展览馆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公开宣传手段。市民自发游行，在广场演出禁毒话剧。人们把日本侵华和民族危难归结为烟毒泛滥，其中一句著名口号“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响彻全国。警察查访烟馆，并对重点户籍人口上门宣讲劝告。最后是地毯式清查。先后有5600多名吸毒者被强制送往戒毒医院。在这过程中还发现了在上海贩运鸦片的日本和朝鲜浪人。

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为之一变。1937年，全国已有1000余家戒烟医院和戒毒所，400多万名吸毒者登记在册。据上海一家戒毒所报告，该所治愈了700余名病人。

但是，一个戒毒周期约为二周，这对戒毒收效还远远不够。况且还有不少漏网之鱼。尽管国民政府颁布《禁烟禁烟法》，上海市也有肃清烟毒委员会、禁烟协会和“禁烟局”，但在征收高额烟毒税、垄断烟毒买卖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

“钻在泥洞里的蟹也摸出来了”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6月至年底，静安、北站、水上公安分局等相继查获1600余起烟毒案。1950年2月和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烟毒条例》，限期禁绝制造、贩运、售卖毒品，禁止种植罂粟，收缴民间烟土毒品，对吸食毒品者限期戒除，对制造、贩卖、

运送毒品的罪犯，按主犯、惯犯以及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上海市委发布《上海市禁烟禁烟暂行办法》，市民政局拟定了《上海市禁烟禁烟委员会组织规程》等7个草案。

接着，各级公安机关查办大案要案。虹口区中州路安里22号大毒犯张润贤等35人率先落网。缴获鸦片和海洛因305两，制毒工具2套、手枪6支、子弹100余发。1950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涉毒案件2100余起，处理涉毒罪犯3800余人。

1952年7月，上海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全国禁烟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以副市长许建国为主任、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为副主任的上海市肃清毒品委员会。从上海实际出发，对罪犯和涉毒人员处置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确定了逮捕、管制、登记、分类标准。这当是一波“精细化”操作。8月13日凌晨2时到5时，“清毒”大规模集中行动捕获毒犯481名，缴获其他毒品约50两，鸦片310两，制毒机器2部。虽然缴获毒品数量未达预期，但对涉毒罪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11月底，战果扩大。全市共查处制、贩、运毒犯13685人，查获鸦片2.36万两，海洛因4900两，没收销毁制毒、吸毒工具6300余件。这得益于群众的广泛参与，有人说，“就是钻在泥洞里的蟹也摸出来了”。同时，公安、海关、边防严查毒品走私和境外毒品输入。1955年后20年左右的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统计表中，“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肆虐上海的百年沉痾——烟毒终于成为历史。

(本文参考苏智良主编《上海城区史》、魏斐德《美国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档案史研究》等)

腌鲜

这一口软糯大米香

■ 龙钢

年糕团，想必许多上海人都吃过。糯米做成的年糕团粉，放上芝麻白糖包上刚刚煎炸出炉的油条，粉质软糯有咬劲且带有酥脆，香甜中带有微咸。

出自上海虹口糕团厂的年糕团，已有60多年的历史，当年生产场所就在家门口的西江湾路上，周围有西江中学、钟山中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一些学生不在家或食堂吃早饭，便在糕团厂的门市部排队买年糕团吃。由于口口相传，年糕团的名气渐渐响了起来，一些市民为了能吃上诱人的年糕团，骑着自行车从江西五角场、老北站等地赶来，用现在的话来说，年糕团当年绝对是网红食品。

记得我第一次吃年糕团，妈妈去厂门口的门市部排队买年糕团。当时的年糕团都是现做现卖，一位瘦瘦高高的男老师傅动作很麻利，年糕团子放桌上，用手使劲地一按，然后放上芝麻糖粉，再将刚炸好的油条包起来，外面用“糖纸”(类似于包糖的纸)一包。年糕团既香又糯，母亲没舍得吃一口，被我一个人全吃了，现在想想那时也太不懂事了。

糕团厂与我家是隔壁邻居，所以，每天放学便在厂门口看着工人们生产。当糕团生产时，厂里每天要浸泡好几百斤糯米、糯米，浸泡这些米的大圆缸有数十个。只见工人们每天将一袋袋米倒入大竹筐内，然后放在水池里，工人用手拎着竹筐两边的把手，不断地将竹筐里的米在水池里上下翻拌进行清洗。经过一番清洗后，再将米浸泡在圆缸内，加工成米粉。

有一次，一位多年没联系的老家亲戚来我家做客，一走进家门，便问怎么你家有大米的清香味，是特地招待我煮大米饭吗？父母觉得很尴尬，家里其实没有大米可煮(当年家里吃的都是粳米)。后来搞明白了，原来是隔壁的糕团厂正在开工生产糕团，窗外飘来一阵阵大米的清香。由于我们平时时间习惯了，已经不察觉，但外来的客人嗅觉非常灵敏，父母告诉亲戚，我们家隔壁是家糕团厂，每次生产时，都有一股大米清香味。这一说，这位亲戚明白了。

糕团厂当年虽然不大，生产场所也很简陋，但大米清香味却香飘“万里”，方圆数百米范围内都能闻到，特别是处在生产厂的下风口。那年我上学的学校就在糕团厂下风口百米不到的地方，经常能闻到大米清香味。那个时候，由于生活不富裕，肚子里没有油水，上课时常常会感觉到饿。一次，由于隔夜睡得晚，又加上春困，下午上课时打起了瞌睡。为了让自已脑子清醒些，坐在教室窗口处的我，想打开窗户吹吹风，不料刚把窗打开，外面就飘来了阵阵大米清香味，顿时瞌睡虫被赶跑了，但有了饥饿感。也许是全班同学都闻到了这股大米清香味，大家上课有点心不在焉。老师可能发现了大家的异样，便命令大家把窗户关上。

后来，糕团厂搬迁了，年糕也不用凭票供应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年糕团也不只有少数几个店面有卖了。如今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地能看到写有虹口糕团厂牌子的店，一些中老年消费者也时常会去买个年糕团怀旧。

优秀党员、市级劳模为您服务

★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三级资质

云安 装潢

服务热线: 400-021-2956

特别推出新居装修

60m² 一房一厅	80m² 两房两厅	105m² 三房两厅
5.2万元	6.4万元	8.8万元

※ 总部: 浦东新区东方路1381号蓝村大厦22楼 A-B座 电话: 50897001 50898079

宝山/静安	徐汇/闵行	普陀/嘉定	浦东/金桥	杨浦/虹口/黄浦
共和新路5308弄32号5楼	古美路35号303室	曹安公路1558号412室	长岛路1201弄25号	大连路791号
E座(近好美建材超市)	(近莲花路)	(轻纺市场隔壁)	(近台儿庄路)	(周家嘴路口)
56033286	34228046	69186409	68953429	65356973

解 秋 日 报 消费 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98

刘太后的威势如日中天

宋仁宗

共治时代

吴钧 著

大逆不道的行为。很快便有人将此事报告朝廷。

刘太后震怒，内侍罗崇勋岂肯放过这个报复曹利用的机会，主动请缨，自请按治曹洵一案。太后于是下诏，派龙图阁待制王博文、监察御史崔璠与罗崇勋在真定府设狱，推鞠曹洵案。同时，罢去曹利用枢密使之职，判刑邓州(今河南邓州)。

罗崇勋必欲置曹利用于死地，“穷探其狱”，诱逼曹洵供认，他“被酒衣黄衣”，令人“呼万岁”，实是曹利用所教唆。这份结案报告送到朝廷，立即“物论甚喧，汹汹数日”。

天圣七年正月廿五，刘太后垂帘临朝，留辅臣以询其事，众皆“苍皇无以对”。次相张士逊犹豫一番，才说：“此独不肖子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状。”太后大怒。王曾也站出来替曹利用辩解，太后问他：“卿尝言利用横肆，今何解也？”王曾说：“利用恃恩素骄，臣每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恶，则非臣所敢也。”刘太后气才稍消。

翌日，刘太后再贬曹利用，改知随州(今湖北随州)。诏杖杀曹洵，王晏杖脊，配沙门岛(今山东蓬莱北部)，王元亨编管旁

州，余悉配广南、荆湖牢城。

次月，张士逊也被罢相，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士逊性情温和，与曹利用在枢密院共事多年，对曹氏“凭宠自恣”的行为从未有过“是非之言”，人称“和鼓”；又得曹利用举荐而担任次相，受曹家牵连而被贬谪，也是意料中事。宋仁宗与他虽有师生之谊，却也不便徇私求情，只是“加秩而遣之”，辞别之日，又解下通犀带送给老师。三年后才召老师回京，复拜为次相。

而曹利用的厄运还未到头。二月份，他又被查出挪用皇家官观——景灵宫的公使钱，一直未还。刘太后一气之下，再贬曹利用为崇信节度副使，押往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押护之人为内侍杨怀敏。当时内廷宦官多仇视曹利用，杨怀敏也是恨不得曹利用死掉，所以一路羞辱曹利用，行至襄阳驿时，杨怀敏不肯往前走，又出言相激。曹利用性子刚烈，“遂自经死”。

曹家还被籍没家产。抄家之时，抄出非常精美的水晶杯盘10副，商贾无法估值，一名老贾人说：“噫！此物官有旧价矣，又何估焉。”官吏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老贾人说：“此丁侍中故物也。侍中败官，籍其家货，吾盖尝估之。”原来这套水晶杯盘曾

是丁谓的财物，丁谓被抄家时，老贾人曾前往估价，知其价值。没官之财，本应收入官库，却被曹利用据为己有。这又是曹利用其身不正的罪证。

在审查曹利用案的过程中，“有司欲尽数交结利用者”，有好险之徒用出一份“曹党”名单，列出文武官员四十余人，等着他们被深治。宋仁宗“察之”，急出手诏：“其文武臣僚内，有先曾与曹利用交涉往还、曾被举荐及尝宴昵之人，并不得节外根问。其中虽有涉洵之事者，恐或诬误，亦不得深行锻炼。”及时制止了一场枝蔓其狱的政治运动。其时，仁宗年方二十，令史家由衷赞叹：“仁恤至此！”

刘太后不动声色地收拾了飞扬跋扈的曹利用，这手段，远胜她的夫君宋真宗。

六月，因玉清昭应宫大火，首相王曾“以使额不严、累表待罪”，引辞辞职。此前王曾数次阻止刘太后的逾礼之举，多次驳斥刘太后近臣、亲信、姻家的请托，太后不悦，却也无可奈何。现在王曾既然请辞，刘太后也乐得顺水推舟，同意了王曾的辞呈，让他出知兖州(今山东兖州)，未久，改知青州(今山东潍坊)。次相吕夷简则加昭文馆大学士，成为首相。

刘太后的威势如日中天，还有人敢挑战吗？

不过，尽管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威已得到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代行的君权不受节制。且不说她时恩时威、亲信的恩赏屡屡被宰相王曾及枢密使曹利用缴奏，只说有一次，刘太后又发出“内降”，要将一名娘家亲戚补为军吏(指将帅之官佐)，但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德用拒不执行。刘太后坚持要授予亲戚军吏之职，王德用则坚决“不奉诏”，迫使太后收回成命。

(十六) 连载